

Lidai Yuanlin Tuwen Jing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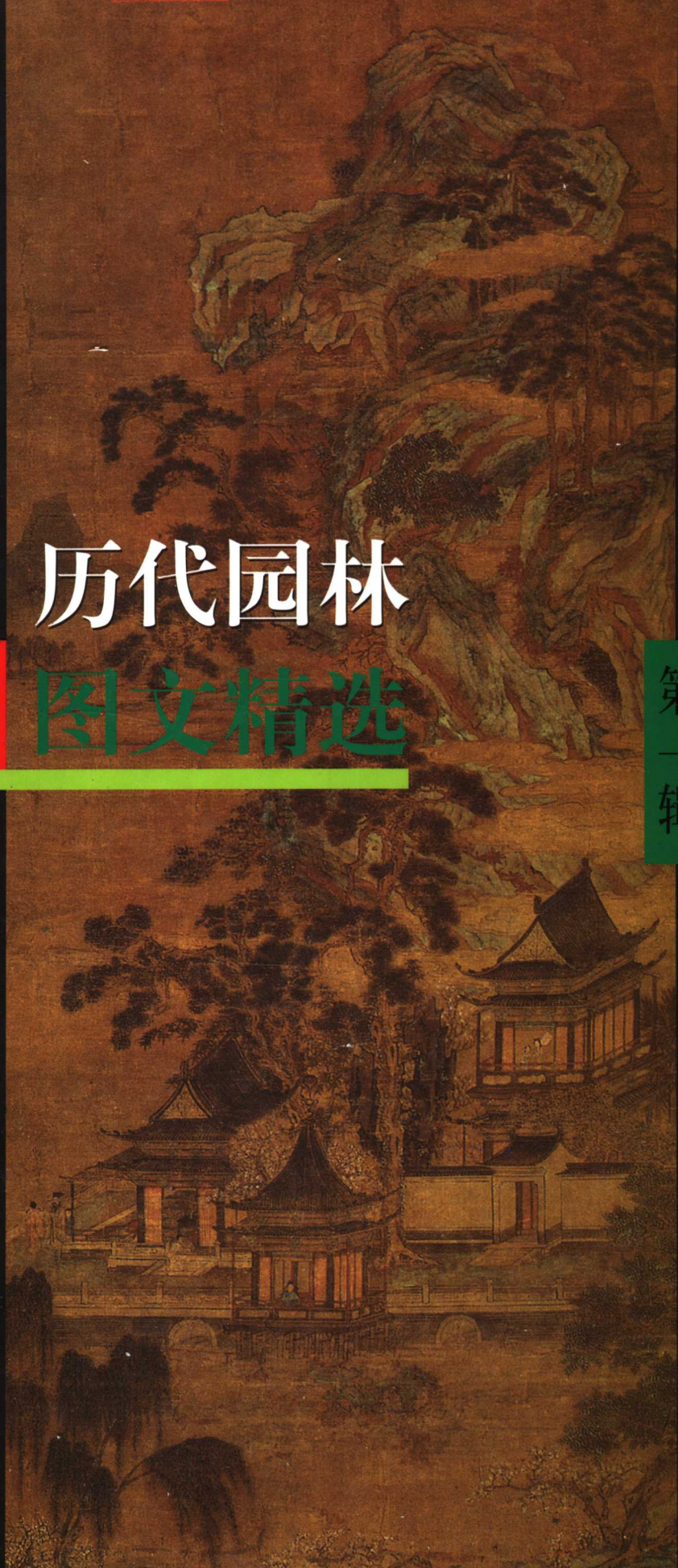
中国

历代园林 图文精选

第一辑

◆ 编注 ◆ 赵雪倩 ◆ 配图 ◆ 刘伟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赵雪倩 / 编注 刘 伟 / 配图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国 历代园林图 文精选

第一辑



内 容 提 要

先秦至五代时间跨度长,朝代嬗变多,在中国园林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重要的奠基时期。本辑选文范围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代(包括南唐)与中国园林相关的各种文献,文献体裁包括经史、辞赋、散文和诗歌等。编者在广泛阅读、比较的基础上精心挑选了近160篇这方面的珍贵文献,并加以整理和注释。

本书选文版本可靠,注释简洁,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完善这一历史过程,是了解与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必备读物和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一辑/赵雪倩编注. 刘伟
配图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608-2979-1

I. 中... II. 赵... III. 古典园林—古籍—汇编—中
国—先秦~唐代(含南唐) IV. TU986.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357 号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一辑

赵雪倩 编注 刘 伟 配图
责任编辑 封 云 责任校对 杨江淮 封面设计 鲁继德

出 版 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3 插页 2 页
字 数	589000
印 数	1—2100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2979-1/TU·647
定 价	9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中国园林历史源远流长,影响及于周边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后来乃至于欧美。追其原始,究始何时?几近于不可知矣!然人们可以借助于思维,推而想知: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人们也只能是混沌一片。当人们认识到了“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时,早已度过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时代,开始创造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德、情之中必然包括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花鸟虫鱼之德、之情吧!演变而成书契文字,产生了记载。有了黄帝问道广成子于崆峒山,仙人居焉的藐姑射之山,虽然这些未必是园林,但至少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崇敬和喜爱。至于殷之沙丘苑台,周之灵台、灵沼、灵囿,似乎可以想见帝王苑囿之端倪。

园林是人化的环境,是人与自然亲近的一个空间景域。从造园技法所遵循的美学原则来分析,中国园林艺术创造的渊源是中国人内心深处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原初观念和宇宙意识,也来源于农耕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的对自然的依恋和喜爱之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自然与人是不可分割的,这种思想反映在园林中则是以崇尚自然、因借自然为造园的主旨和目标。造园时讲因借天时地利,游园时重顺应人性人情,强调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是中国园林文化意韵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农耕文明发蒙很早,所以对植物之美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审美经验。《诗经》里就有许多关于自然景观与风花雪月的描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绿竹猗猗”。有人统计过,《诗经》里涉及到的植物就有数百种之多,后世园林中主要的观赏植物几乎都有了,而且由于有先秦“君子比德”思想的渗入而变得更为丰富,园林花木成了人格美、善的象征。

“仁者乐山,知者乐水”,模仿和再现自然山水也是中国园林形成、表现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园林不仅是人们生活居住的现实空间,也是人们陶冶情操、安顿精神的理想乐园。古代隐士为了逃避纷乱的社会环境,或保持自己的名



节,常以深山老林为栖身之地。远古可以追溯到许由归隐箕山的故事,后来又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以至于中古时期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儒们早已为后世文人指出了人生中相互补充而又协调的两条人生道路。文人隐逸自然山水的目的就在于保持个人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和审美情趣等。除此之外,一池三岛、蓬莱瀛洲的神仙思想在中国园林形成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秦汉宫苑中模仿海上三山而形成的“一池三山”型制,始终是历代皇家园林中山水布局的主要样式,并作为中国园林中山水处理技法的一条主线而逐渐趋于成熟。

中国园林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民族风格而在世界造园史上独树一帜。追根溯源,影响中国园林形成和发展的造园思想和理论观点到哪里去发掘?到哪里去寻找呢?因为它们大都不是专门的论文,而是或显或隐地夹杂在中国历代各种图书文献的字里行间。因此,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它们,并收集整理成册,是非常困难的。有鉴于此,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几位对中国园林感兴趣的同仁费时五年,查阅了大量的图书文献资料,将中国历代有关园林的文章图画汇编成了这套《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丛书,为喜爱和研究中国园林的读者提供了方便,真是功莫大焉。

时代不停地在前进,园林不停地在演变,真是“逝者如斯夫”。中国园林终有尽乎?近日访苏州时,遇到几位年轻的苏州画家和诗人,求问于我:“我们今天的苏州文人和画家,欲继承中国文人的传统思想,参与苏州新园林之创设,意下如何?”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并赏阅了他们的初步尝试,我以为是见到苏州园林继续发展之曙光了,期盼着“新文人园”之诞生。这套《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丛书如能起到助产的作用,又是莫大之功了。爰是为序。

陈秉杰

甲申隆冬,腊梅盛开,芳芬袭人,末学路秉杰记于同济园内

2004年12月28日

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古典园林的魅力就在于一个“情”字,他说:“无论我们的文学、戏剧,我们的古典园林,都是重情感的抒发,突出一个‘情’字。……中国人以情悟物,进而达到人格化。……(中国园林)从美学观点看就是同人发生关系,同生活发生关系,同人的情感发生关系。”^[1]正如陈先生所言,中国园林无论是气势磅礴、极尽“壮丽”之能事的皇家园林,还是精致、温馨、素雅的文人园林,又或者是风景秀美,引来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吟咏的风景胜地,都是我们的历代先人对自然、国家、亲朋挚友以及个人的志向怀抱等各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对生命与人生价值的体验与感悟。可以说,一部中国园林的发展史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先辈们的情感观念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历程。

一、中国园林的起源以及皇家园林的兴盛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是万能的上帝首先创造了园林,它的确带给人们最纯粹的享受,它也最能使人精神振奋。在它之前,房屋和宫殿所需要的仅仅是简单的体力劳作。不难看出:当文明和讲求优雅的时代来临时,人们就开始建造华丽和精美的园林。似乎园林是一个更完美的存在(God Almighty first planted a Garden; and, indeed, it is the purest of human pleasures; it is the greatest refreshment to the spirits of man; without which buildings and palaces are but gross handy-works; and a man shall ever see, that, when ages grow to civility and elegance, men come to build stately, sooner than to garden finely; as if gardening were the greater perfection.)。 ”^[2]我们的古人也认为: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3]

毋庸置疑，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和发展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密切相关。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只有那些因为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最高统治者才有能力营造各种游乐场所，包括园林。

据《史记》记载，殷商的最后一位君主帝纣：

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4]

园林研究界普遍将苑囿作为园林的起源，但实际上恐怕并不仅此而已。从殷纣王“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来看，其为宫室绝不仅仅是“辟燥湿而已矣”^[5]。而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6]。可见，封建帝王们修治的宫室常常带有园林的功能。

如果说苑囿主要以蓄养陆上动植物供帝王们畋猎玩乐，如《诗·灵台》所描写的那样：“王（周文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鹄鹄。”^[7]池沼就是通过蓄养水中动植物供帝王们嬉戏，更成为后来中国园林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池沼与苑囿一样是供帝王们游赏享乐的所在，据《三辅黄图》记载的最早的池沼为“周文王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诗》曰：‘王在灵沼，于鱼跃。’”^[8]

因此，从时间来看，中国园林的起源至少在殷商时期已初露端倪。当时的宫室、苑囿和池沼都与中国园林的起源以及其后的发展息息相关。

可以确定，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园林是皇家园林。开始时，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关系，帝王们的园林从规模和形式上都有所限制，如苑囿“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9]。《吕氏春秋》也强调：“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



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10]然而，随着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帝王诸侯们追求享乐的欲望难免膨胀，并以此来展示和夸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如《史记·苏秦列传》就记载齐湣王听从苏秦别有用心的劝说，而“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11]。

到了秦汉时期，皇家园林的发展在规模和气势上达到了极至。先是秦始皇“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12]。而其兴造阿房宫，更是极尽放纵奢华之能事，如杜牧《阿房宫赋》中这样描写道：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东西。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13]

秦始皇凭借大兴土木而向世人展示和炫耀自己一统天下的“丰功伟绩”，因此所造成的后果却是不堪设想的：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14]

如果说秦始皇的大兴土木是因为“爱纷奢”、“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而一味炫耀、不计后果因而显得盲目的话，那么，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有意识地借助皇家各种建筑场所的规模气势而为自己的统治起到威慑作用。

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



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15]

汉代在秦旧苑的基础上扩建的上林苑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方圆 300 里，难怪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一文中要如此描写：

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獬豸羆羆，沈牛麀麀。赤首圜题，旁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驹騊橐驼。蛩蛩騊駼，𩇑𩇑𩇑𩇑。^[16]

如此宏大的规模、豪华的设施一方面满足了最高统治者享乐炫耀的欲望，另一方面如萧何所说可以展示自己统治的威力，“壮丽”也就成为唯有皇家园林才能具有的风格而为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继承。

就园林的体例和布局方面来说，对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神仙家思想。神仙家思想活跃于战国秦汉之间，是将长生不死的期望付诸实施的学术流派。这对于拥有绝对权势和财富的历代最高统治者来说，其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对皇家园林的影响，具体来说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一池三山”体例的形成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17]《史记正义》引《汉书·郊祀志》进一步说明：“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18]为表达自己对神仙生活以及长生不死的向往，从秦始皇时期就开始模仿传说中的蓬莱等神山而在园池中兴造假山。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19]到了汉武帝时期，对神仙家学说的迷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



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20]

根据《汉书》的记载,太液池中所造假山似乎不止三个,然而《三辅黄图》引《汉书》则明确地说:“太液池,在长安故城西,建章宫北,未央宫西南。……《汉书》曰:‘建章宫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21]之所以最后明确为一池三山,除了布局的平衡美观以外,“三”在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含义似乎也应该起到一定作用,如《国语·周语下》:“纪之以三,平之以六。”韦昭注:“三,天、地、人也。”^[22]又《国语·晋语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韦昭注:“三,君、父、师也。”^[23]而《后汉书·袁绍传》注云:“三者,数之小终,言深也。”^[24]因此,一池三山的体例也为历代皇家园林所沿袭,一直到清代的颐和园亦奉之为圭臬。

2. 观、台的“高显”

观、台和楼阁是当时园林中主要的建筑物。据《初学记》卷二四引《五经异义》:“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25]而这些观、台的外观、样式和风格也深深受到帝王们追求神仙生活的影响,如:

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置观上,因以为名。班固《汉书·武帝故事》曰:“公孙卿言神人见于东莱山,欲见天子。上于是幸缙氏,登东莱。留数日,无所见,惟见大人迹。上怒公孙卿之无应。卿惧诛,乃因卫青白上云:‘仙人可见,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为观于缙氏,则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不极高显,神终不降也。’于是上于长安作飞廉观,高四十丈;于甘泉作延寿观,亦如之。”^[26]

又:

《庙记》曰:“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27]



为了与仙人沟通而极尽台、观高显之能事，在《上林赋》中得到了印证。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夷峻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椽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抱于楯轩。青龙蚴蟉于东箱，象舆婉孌于西清。灵囿燕于闲馆，偃佺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盘石振崖，欹岩倚倾，嵯峨嶭岬，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珉玉旁唐，玢幽文鳞。赤瑕驳荦，杂沓其间，晁采琬琰，和氏出焉。^[28]

对园林之中建筑布局影响最大的，就现有史料来说，莫过于星象学。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观察天空中星宿的运行，并将其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周易·系辞传》就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29]古人并进而认为天空中星宿的运行规律可以预示吉凶祸福，包括建筑活动。最早如《诗·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即指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定星，亦名营室，据郑玄笺：“楚宫，谓宗庙也。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30]这里还只是指营建的时间，到了秦始皇时期，我们就发现阿房宫的建设布局完全是在迎合天上星宿的分布：

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31]

之所以要这样，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说得清楚明白：“然其（灵光殿）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32]就是为了宫室建筑以至于帝王基业的“永安”！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的建造和发展与最高统治者们追求享乐和长生不死的欲望以及立志确保统治基业永固不衰的野心有着密切直接的联系，无论是其风格的壮丽，“一池三山”体例的形成以及建筑的形式和布局都很明确地体现出了这种联系。



二、私家园林的兴起以及文人 园林之独立风格的形成

最早的私家园林主要是由财富和权势仅次于皇帝的皇亲国戚们所建造的。著名的如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所兴建的兔园。据《三辅黄图》记载：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珍禽怪兽毕有。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33]

从这段史料我们不难揣测出梁王刘武所兴造的这座园林在极力满足园主游玩享乐的欲望这一方面与皇家园林并无二致，然而除了其规模绝对不能与皇家园林相抗衡以外，更不必像皇家园林那样因为要考虑到整个江山社稷的统治而受到各种体例和形式上的束缚，因此，在园林表现的层次和造园技巧上就显得灵活和丰富了许多。差不多同时期的富民袁广汉所建的园林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卵，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34]

袁广汉的园林中的山水和动植物无疑是对自然生活的模仿，体现出园主的自然情趣。如此精美奢华的园林其最终的命运却颇耐人寻味，据记载：“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35]尽管富可“藏镪巨万”，因为缺少权势为靠山，园主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又怎能保证自己费尽心思所建造的园林不遭覬觐嫉恨而易手呢？



到后汉外戚梁冀时，私人园林模仿自然的造园倾向就更为明确，据《后汉书·梁冀传》记载：

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36]

这种模仿自然的造园手法在后来的文人园林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早期的私人园林因为是皇亲贵戚或者富商大贾们追求享乐放纵的场所，难免奢华富丽的风格，因而并不具备可以独立于皇家园林的审美品格。只有到了文人园林那里，中国园林所独有的自然淡雅的风格才得以形成、确立和发展。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隐逸思想可以说是文人园林产生的思想渊源。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在其《山居赋》的开头部分便强调“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悦值其心耳”^[37]。可见其在园林审美方面的追求。隐逸思想的历史可谓悠久，尤其对中国文人价值观念的构成起着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早期如《庄子·逍遥游》便写到尧让天下于许由，而许由却回答说：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38]

其不愿为功名拘束而致力于确保一己之身健全自在的意志十分明确。这种价值取向促使大批因为仕途不顺而备觉疲惫的文人士大夫为逃避世俗和功名利禄的牵绊而致力于为自己营建一个清幽超脱的所在。在这方面东汉的张衡堪称早期的楷模：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美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又：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



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39]

奢华的前提是权势和财富的经营与积累，既然厌倦了对权势和财富的追求，也自然要摒弃世俗的贪欲和享乐，安于俭朴，进而追求个人身心的自由和品行的高洁。正如晋宋之际大诗人陶渊明所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40]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换频繁，即便贵为天子也无法绝对保证自己生命的安全，事实上，那一时期的很多君王都在权力的争夺倾轧以及朝代的更迭中死于非命，更不要说那些贵族士大夫，常常要面临朝不保夕的命运。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对财富和权势的追求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和紧迫。在这方面，陶渊明可以说表现得最为极端和鲜明，例如他的诗作《归园田居》第一首就说：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亩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41]

尽管我们不能将陶渊明这“十余亩”的“方宅”定义为真正的文人园林，然而，因为主人追求个人性情的自由而坚决摒弃世俗功名的羁绊，并由此体现在其居所的素朴淡雅和自然安闲，就成为后来文人在营造园林时所自觉遵循的审美旨趣。

唐代白居易的造园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他在美学上的追求与陶渊明是一脉相承的。他在《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一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42]

这些句子很明显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其庐山草堂的布置和规模也



与陶渊明的“方宅”有着相似的旨趣。

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圻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伫帟，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43]

白居易对陶渊明的仰慕我们可以从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中看得十分清楚，如“常闻陶潜语，心远地自偏。”^[44]“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45]等俯拾即是。

如果说陶渊明是无法容忍为了获取功名富贵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各种牵绊，因此安于素朴闲适的生活，那么身为达官贵人的庾信为自己所营造的素雅的“小园”则表达了当时文人对生命更高层次上的意义和旨趣的领略和体会：

若夫一枝之上，巢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宴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陆机则兄弟同居，韩康则舅甥不别，蜗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又：

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蓂，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杼李萸。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46]

魏晋南北朝是文人园林风格的形成时期。到了唐代则是文人园林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杜甫的诗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唐代文人对园林的迷恋：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遭乱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47]

对“卜居必林泉”的追求在唐代文人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白居易也说过：

中国园林史话第一卷



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簣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48]

唐代园林的繁荣一方面表现在文人热衷于营建居所园林，因而造成园林数量的繁多，往往不限地域、规模，因地制宜，随处营建。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规模的灵活多样。这里面有以植物的栽培和观赏怡情为主的，如汝州薛家竹亭^[49]、李校书花药园^[50]、李德裕的平泉山居等，有以水景相胜者，如柳宗元的“愚溪”、元结的“右溪”等，更多的则是周围山水自然美景与人工的营建水乳交融的绝佳之处，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司空图的山居、韩愈笔下的燕喜亭等。富有的上层文人的别业庄园往往精美清幽而大气，如王维的辋川别业、杜佑的杜城郊居等，更多文人则希望通过居所来展示自己超越了世俗贪欲的自由高尚的品德追求，如杜甫的江外草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以及李翰笔下的尉迟长史的草堂等，强调园居的“俭”和“静”以及“朴”和“素”。李翰在《尉迟长史草堂记》中说：“求其志也。材不斫，全其朴；墙不雕，分其素。”^[51]独孤及在《卢郎中浔阳竹亭记》中也说：“以俭为饰，以静为师。”^[52]这些都明确表达了文人园林所追求的本质特征。

总之，如果说唐代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最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时期，恐怕并不为过。

皇家园林和文人园林是最能代表中国园林风范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兴起的寺庙园林则主要是在私家园林的形式风格基础上与佛教、道教文化相结合而衍生出来的。限于篇幅和精力所限，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关于本书的选编和注释说明

本书选文的版本出处皆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后面选文出处如果书名相同，除非特别说明，则版本一律同上。另外，本书在选编和整理注释过程中曾阅



读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限于本书的体例和篇幅,如非主要文献资料,则不予详细注明,以免烦琐之累。

本书采用简体字,皆依照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并为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尽量避免出现不常用的异体字。

有些与园林相关的文献,编者认为其对于园林研究本身的参考价值有限,但为使本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园林发展的全貌,亦予收录,作为附加篇目以供选阅。

另外,本书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对有些文章中与园林不太相关部分的注释会有些疏略,请读者谅解。

本书配图是为读者了解当时园林的面貌提供直观的参考。因为年代久远,资料难寻,故有些图片在时间、年代及内容方面可能会有些出入,希望读者理解。

中国园林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它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也是具体实在的空间,因此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和破坏。岁月的侵蚀、战火的摧残、人事的变迁、朝代的更迭都会对园林产生根本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宋代文学家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就慨叹唐末社会动荡对园林的影响,谓:“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53]历史上的园林,作为今人,我们只能从文字、绘画等作品中去一窥它们的面貌风姿。因此,园林界的老前辈们都十分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陈植教授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曾出版了《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陈从周教授随后也编著出版了《园综》。但这些图书所选注的内容大多为宋代以后的,宋代以前的资料鲜有收录。本书的选编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

五年前,承蒙封云女士的信任,以编选此书的重任相托,我当时亦未暇多想,痛快应承,正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随后便是一千多个日夜夜的搜寻、比照和伏案苦作,其中的艰辛实在难以言说,所幸终得完成并出版,正所谓“苦并欣慰着”。

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封云女士,如果不是她对园林文